

都甚麼時候了？我看看手錶，凌晨三時半了。我從雅群樓走出來，站在逸夫書院馬路旁，準備走回自己崇基的宿舍去。剛踏出室外，有覺絲絲涼風在我身邊繞過。剛才還在熱血沸騰的我一時適應不來，不禁打了一個顫抖。長路漫漫，我低着頭慢步走，輕輕踢着路上的小石。

寂夜裏除了不時傳來少許樹葉的晃動聲外，靜得迫人，正正使我在腦海不斷迴盪着的爭吵聲更彰顯。剛才因莊內事務開會，發生爭執，翻起了許多舊事一拼吵了起來，分了兩大陣派，最後主席竟嚷着要拆莊，誓要勢不兩立。當然沒有任何一件事會獨自造成如此大的分歧，內部不滿的聲音亦不是一時三刻而生。據聞是早在一個多月前已經開始醞釀，只不過我們沒有人想像得到這件事竟然會是如此的嚴重，更沒有人估計到會造成如斯田地。

我突然踏空，腳一下子落了在馬路上，才把我從思緒中猛抽回了現實。不知何時，我已經快要走到山頂了。我順勢抬頭看，月亮最圓的時候已經過了，現在缺了一角，不美。為甚麼我剛才沒有盡力調停勸架？為甚麼我沒有及早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？現在呢？很多人都已經跟其他人翻了臉。即使我沒有在爭執中參與太多，現在的氣氛也已經變得僵硬，再加上那一句「拆莊」，看似不會再有挽回的餘地了。

我一向不喜歡人際關係上的衝突或對峙，因此我在中學亦沒有加入甚麼學會的人員。不料正當我打算開放自我作出嘗試，便發生如此棘手的事。我長嘆一聲，雙手掩臉，才發覺我的眉心一直鎖緊。我看進大學圖書館自修室，我不禁有了放棄的念頭。不如我從此放下莊內的一切事務，投放所有精力於學業吧。我這麼一個小角色也做不了甚麼，我打算就此辭退，免除事情再進一步演化而出更大的波瀾。但我真的甘於自此放下辛苦努力了兩個月的工作嗎？我真的甘於不顧我的初心嗎？漆黑一片的百萬大道只我一人。我有着一種渺小無力的感覺。

缺角的月亮被繁星包圍，屈指一數也大概有七八顆。在香港觀星也真的是從來沒有嘗試過。時而有半片薄雲掠過，背後的星在若隱若現地閃爍着。星星看似不介意月亮的缺角，反而在伴襯着其獨特的風味。我深呼吸了一口氣，漸漸入秋時的空氣最怡人可口。遠處數隻鳥兒開始叫了起來。我看看手錶，不知不覺已是四時多了。

走回宿舍的沿途，我盤算着各種打算。在許多莊內成員中，不難看見他們對事務的認真和心血。我希望可以私下以中間人的身份和解，並為還有鬥志前進的人籌備一個新的內閣.....

回到一個月後的今天，萬幸我的千言萬語尚算有功。雖然不少人最後沒有選擇留下，但餘下的人之間的分歧得以化解。如今我坐在這裏，有幸和他們共享第二頓「成莊飯」。我的眉心終算是鬆開了。